

## 第四回 注生廟誓約花燭

詩曰：

高歌一曲向花前，遙憶當年酒席邊。  
碧沼鴛鴦交頸固，妝臺鸞鳳同心堅。  
百磨不悔方成節，一見相親始是緣。  
漫道婚姻月老定，人情膠漆可回天。

卻說康夢鶴回來見母親，說蔡斌彥非實情來請，卻是要退親。即將自己與蔡斌彥應答的話，細細說與母親陳氏知道。陳氏說：「吾兒有志，要他銀作甚麼。」母子憤恨不已，且按下不題。卻說許氏叫丫鬟去請夢鶴，道：「我家奶奶要請康相公敘話片時。」康夢鶴道：「你為我多多拜上家主，說我不肖被嫌，有愧窗下磨勵之志，無顏去見。且相見不親，不如不相見。要問閨闈花燭艷，必須金蓮徹夜時。隨他去退親，我再不反悔他。」丫鬟把這話，一一回復，平娘道：「他那裏朦朧怨咨，我這裏心如棘刺，如今思量將奈何？有意訴衷情，爭奈他志氣昂昂，反做一個無情郎。」時人有歌《離亭怨》一曲：

從今後，玉容消磨，桂花朵，秋風吹羅，這相思何時諧和？記得當初，天后為斧柯，到了如今，父母作風波。望夫石渺渺，太行山峨峨。白茫茫，陸地來厚，碧騰騰，青天般高。仰望東，落海毒害的怎麼。

過了數日，梅瓣白飛，柳眉青青，正孟春和煦之時，漳俗：男女不論官家貴族，出外遊春踏青。真真可觀。但見：

紫白紅黃色色艷，粉青黛綠溶溶嬌。有個雅淡梳妝，海棠聞遍。有個薄施脂粉，柳絮飄殘。澄澄蒼苔蓮深淺，藹藹清馨蘭麝飄。採梅的帶香，摘花的微笑。水月耀碧，花柳爭研。宿鳥驚騰巍巍，花梢扳弄紛紛，惹恨的春光，撩亂的艷冶。端的是闌闌如茶，胡然而天；真個是東門如雲，胡然而地。

那日平娘坐一兜轎，帶一丫鬟，乘這明媚之景，駕言遊春，實是要往注生娘娘廟沖願。早來到，登了門階，入到廟堂，參了菩薩，左顧右盼。忽見壁上有題詩一首。仰讀云：

虔心默禱對神明，汗染欄杆恨注生。  
玉箸金甌鰲起舞，瓊林瑤樹鳥飛鳴。  
三峰筆寫愁途遠，九曲觀磨淚水盈。  
願得牡丹交御草，五雲加色謝升平。  
本郡弟子康夢鶴題

平娘知其祥咨嗟自憤之筆，讀了又讀，不覺嘆道：「清新俊逸！然詩之中，若有願求佳人之意。我不知，是怎麼模樣，是怎麼才德，是怎麼風流，纔做得一個佳人。妾雖色陋詞蕪，不妨和韻一首。」即提起筆來，如龍蛇飛舞，風雨驟至，不一時就完。正是：

艷女恍如七步人，溫柔體態珠璣新。  
始知天地山川秀，編在娥眉文略神。

平娘題完，又覘見桌上一枝扇，著女婢持來，展開一看，內寫唐詩一首，後題為「其祥老杜臺正字。」平娘知這扇是夢鶴的，少頃必來尋覓。我不免到後殿參數羅漢，等他一等。原來康夢鶴與蔡平娘雖是表兄妹，從未曾見他形容才學。那時廟中題詩，見了一乘女轎來，他便抽身往後門去，將扇丟在桌上，忘了持去。少頃，果然來廟中覓扇，仰見壁上不知那一個和他詩，遂無心覓扇，留情看詩。然未讀之先，見其筆精墨良，耀耀動人，心中已有勃勃景仰不盡之意。及讀云：

仰止高山月色明，何時絃引慰三生。  
人遙室邇冷猿淚，情隔河長秋雁鳴。  
雲鬢懶梳葉落滿，曉妝羞對苔生盈。  
神如有應驪珠合，免得深閨抱不平。  
本社信女敬和

康夢鶴讀完，不覺驚訝說道：「天下有此大才的女子，近在眼前，夢鶴何裊然充耳而未之聞也？然無題名氏，又不知是何人？」想了又想，說道：「這詩中，似素相識未嫁的女子，伸仰慕見愛之意。曉得了，必是來的一乘轎之女，諒在後殿未出，不免相見他一面，看他如何。」乃躲在錦屏後偷看，祇見得：

眉彎新月，眸凝秋水。臉襯二片朝霞，脣帶一點紅日。錦裙下，覆一雙小小金蓮，輕移香階，有蕊珠宮嬌嬌之態，羅袖邊，露一對纖纖玉筍，軟玉舒展。若水月殿溶溶之姿。秋波一轉，惹得魂靈飛天，美蓉半掩，動得眼睛亂撩。嬌的是儀容曼娜，媚的是體態旖旎。形不盡輕身秀體，說不盡錦腸繡心。翩翩清爽，輝輝金石。非嫦娥降臨，疑是洛神再世。

康夢鶴道：「我要四海求佳人，誰知佳人即在門前，卻不曉得是那個女子，不妨近前問他。若是應我也罷，若是不應我，我隨他轎後，看他何方去便知。」即向後堂直入。那丫鬟認得康夢鶴，是時立在邊傍，見康夢鶴進來，即厲聲叫道：「康相公，你要尋扇哩，扇在我小姐手中。」那平娘先時見一漢子突然進來，正要轉身躲避開去，聽見女婢說是康夢鶴，便住了腳，把夢鶴的扇掩在面上，啟一點朱脣說道：「原來就是哥哥。我母親前日請哥哥敘話，不曉得哥哥怎麼如此堅執？今觀題詩之意，乃知哥哥是要求天下佳偶，是以執意不去。未知這幾時佳人有得否？」康夢鶴風流任興，春風滿面答道：「賢妹你有所不知，賤兄與賢妹乃憑天后娘娘為媒，簽詩為記，五百年前紅絲繫足，焉肯效屢屢之炊，白頭之吟，為百世後譏薄情漢乎？無奈你爹爹忘卻瓜葛之好，絕了葭草之親，貪富貴，厭貧賤。你兄恨不能早佔鰲頭客，而反作銀樣蠟槍人，是以有愧，癩出見面。若論賢妹一人，賤兄不能寤寐忘情矣。未知和的詩即是賢妹麼？」平娘道：「俚言腐穢，有辱郎卿學步，哥哥休笑裏婦之輩。」夢鶴道：「句句秀雅，字字瑤章，真珠玉也。」平娘道：「休說這詩閑話，且說我爹爹，不日要接俺母子隨任，斯時路途遠，恐銀河阻隔，漢槎難渡。今我爹爹被我母親力勸，亦稍有冰消霧散，願哥哥可乘勢應時，庶免事久有變之嘆。雖奴家柏舟自誓，然現今不作同心結，而要後日作連理枝，何如？」

道：「你賤兄現在陳蔡之際，涸轍之中，倘要成就了大事，鶉衣何以為禮？醜蕪何以為情？且賢妹入門時，清波可飽乎？綠草可茹乎？」平娘道：「哥哥不須憂慮。」平娘乃取身邊所帶象牙環一枚，又以所佩碧玉貓兒墜一個，並銀簪金釧，盡拔下來，付女婢交與夢鶴，說道：「哥哥可將此物去變賣，休誤了誓約。」夢鶴喜出望外，對平娘道：「感情良不少，報德何時了。夫以夢鶴百年屬望，慰在一朝。」二人眷戀，不忍分拆。看看紅日漸漸西墮，沒奈何，含淚而別。正是：

本思四海求蟬娟，誰料芝蘭在眼前。

有意求珠珠不吐，無心歸壁壁完全。

康夢鶴回來，不勝歡喜，見了母親，說注生廟遇見媳婦，如此如此，陳氏忻然道：「我媳婦有此賢淑堅貞，是我家門之幸也，亦正是吾兒之敵配也。」夢鶴即將這些物件賣數十兩銀，費用殆盡，所剩無幾。不幸遇著鄭錦園，那幾年破家之後，聞夢鶴要娶親，登門追討媒銀，無奈將所剩的銀子送他去了，要用又無分文，不覺嘆道：「人情似紙張張薄，世事如棋局局新。先父在日，有酒肉交歡，個個知心，今至我身，人情亦做不成，如今還他罷了，閑事不要管他。」斯時，即擇了一吉辰，僱了一乘轎子，衣冠齊整，門庭光彩，雖無燦爛盈門之華美，亦有風光清雅之儀容。

且說平娘回家，許氏見平娘簪細等物皆空，問道：「你出去踏青，一身首飾物件哪裏去了？」平娘即與母親告其情由。許氏道：「我兒你好大主宰！倘你父若知道，就活活打死你。他如今這等設處亦妙，未知他要何日來娶？」正在說話間，祇見媒婆持一紅帖，說：「康相公擇此月十三日要娶小姐過門。」

那知蔡斌彥先往廣東去上任，次日，在路中差數十個家丁來搬請平娘母子，轎馬擁簇，亦約在十三日起程。母子二人正在分別之際，相向痛哭。平娘泣道：「兒從父命，恐虧了生平大節；要順夫命，又難舍了骨肉分離，教兒怎得好？」許氏道：「五倫之內，造端夫婦，男婚女嫁，古今向例。安可以一時之別而誤終身大事乎！」平娘祇是低頭掩淚，一句亦說不出。許氏催他上轎，平娘嗚嗚咽咽，又哭起來，許氏亦泫然淚下。無可奈何，祇得吞聲而別，許氏往廣東隨任，平娘往康家成親。正是：

意合情偏切，情深意不移。

萬般依古事，死別與生離。

話說許氏到了廣東見蔡斌彥。蔡斌彥忙問道：「平兒怎麼未到？」許氏道：「男長當婚，女長當嫁，平娘與夢鶴娶去了。」斌彥忿然怒道：「你好擅專！我明日即差人去扛他回來。」許氏朝夕力勸他，未知何如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夢鶴娶得平娘到家，兩人如魚得水，如鳥得林一般。是夜，夢鶴詠《桃夭》之章，平娘答《綢繆》之什，情濃意合。一個得了意外之喜，忘貧窮于何有；一個得了終身之托，忘骨肉之分離。正是：

洞房今夜降真仙，暖玉溫香滿被春。

漫言別離情最苦，且誇歡會思更新。

意中有意無他意，親上加親愈見親。

欲得此情常不斷，早尋月下檢書人。

到夜來，並枕同衾，貼臍交股，難以曲盡其合歡之情。惟有一篇《天下樂》為記：

春見生繡帳，溶溶露滴牡丹開，擅口溫香腮。淡淡雲生芳草濕，碧潤涵皓月，滿池泛浮鷗。我將這釧扣兒鬆，你將這縷帶兒解。陽春和暖渾身泰，軟玉溫香抱滿懷。柳腰款擺，半推半就，花心輕拆，又驚又愛。背後著腮潤，不知春後何處來；胸前著肉磨，不聞花落幾多少。杏臉觀月色，櫻脣映月開。鸞被惹金釵，首飾捱雲鬢。曲盡人間之樂，不啻天上之降。

兩人至雲消雨散之後，直睡到天明，攜手而起。康夢鶴口念一絕云：

花搖月影露淋淋，過盡春光綠色陰。

平娘即續云：

昨夜庭前關不住，今朝遇雨吐新心。

嗣後夫妻心神相契，或我倡彼和，或我和彼倡，恍若關雎之和鳴，鳳凰之相應。

一日，平娘向夢鶴道：「俺頃想一活路，庶君夜間好磨勵經史，日間好求些利息，不可朝朝暮暮戀高唐，蹉跎人間日月忙。」夢鶴道：「有甚麼活路？我想不來。」平娘道：「不消愁。妾善繡鳳織鸞，你去街市中，問有人要僱女工等事，你可承領他，工價任他奉送。妾又思，士君子埋頭潛修，安肯露面求利。妾有一法，君可去賃鋪一間，吊起一張篋帘，寫著一大坊表，與世遊藝，君得坐這鋪內，有人來求吉課，問卜，書畫，會須得了世間利息，如無人來求時，亦可靜心息氣，而悟聖賢，有何不可？」夢鶴道：「靜坐鋪內，不殊置身書齋中，這計策做的。」未知後來開鋪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